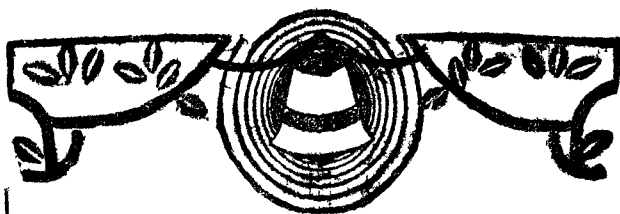


詞 筌

余 毅 恆 編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初版

詞 筌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編	著	者	余	毅	恆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印	刷	所	正	中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局

(1833)

校整：武德

一 詞之意義

夷考古籍，均無「詞」字，其所運用，通以「辭」字替代。字彙說文云：「辭，訟也。」又曰：「詞，意內而言外也；從言，司聲。」段玉裁注曰：「詞者，從司言此舉繪物狀及發動助語之文字也。」又曰：「辭，謂篇章。」詞與辭之區別，自此始著。然一曰篇章，一曰摹繪物狀，似均屬修辭與文法之範圍，尙非作倚聲譜詞之詞也。考詞之用爲單獨文體之名稱，蓋自張惠言始。張氏之言曰：「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新律因襲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此言對於詞之意義，解釋允當；由是而知詞之與詩，同爲文學體製之一種，其價值及目的，亦與其他文體相埒。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亦曰：「凡依已成曲譜作出歌詞，便曰填詞。填詞行，而詞之名始立。詞調規律有，調有定格，句有定數，韻有定聲。」詞之意義，於焉確立。

二 詞之起源

詞之產生，諸說紛紜，類而別之，約有數說：

(一) 詩餘說

文體明辨曰：「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關於詩餘又有三百篇之餘，及絕句之餘二說。謂爲三百篇之餘者，有汪森之主張，其詞綜序云：「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蕭、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於六代，江南採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卽變爲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汪氏此說，實不足爲詞。蓋三百篇去詞之發現遠甚，以三百篇爲詩之起源，則可以爲詞之起源，則失之附會也。

以絕句爲詞之起源者，有吳照衡其蓮子居詞話云：「詩餘名義緣起，始見宋人王灼之碧雞」

漫志：至明楊慎之丹鉛錄，都稷之南濠詩話，毛先舒之填詞名解，因而附益之。」又曰：「唐七言絕句，歌法有必襯字以取便於歌。五言六言皆然，不獨七言也。後並於格外字入正格，凡虛聲處悉填成詞，不別用襯字，此詞所由興也。」王灼碧雞漫志曰：「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關於此派主張之理由，可以胡適氏之言解釋之。胡氏之言曰：「詞的原始是由於（1）唐人歌的詩，雖然是整齊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詩，而音樂的調子卻不必整齊，儘可以有泛聲、和聲或散聲，（2）後人要保持那些泛聲，所以連原來有字音和無字的音一概入文字，遂成了長短句的詞了。」朱熹在其兩村詞話中曰：「古樂府只是詩中泛聲，後人怕失那泛聲，遂添一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沈括夢溪筆談曰：「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清康熙朝編定之全唐詩，其詞部之小注云：「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稍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方成培香研居詞麈曰：「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難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絃管……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於此可知詞與散聲泛聲、和聲之關

係詞之起源始於絕句，似成定論。調笑與憶江南爲詞之最早創體，至其嬗變之法式，可得而言者：

甲、詞式有同於五言詩者，如劉禹錫之紇那曲：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

直是五言絕詩，又如皇甫松之怨回紇：

「祖席駐征棹，開帆候信潮。篷桃葉泣，吸管杏花飄。船去鷗飛開，人歸塵上橋。別離惆

悵淚，江路溼紅蕉。」

直是五言律詩。

乙、詞式之同於七言詩者，如孫光憲之竹枝：

「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

劉禹錫之浪淘沙：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見瓊沙。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

溫庭筠之楊柳枝

「兩兩黃鸝色似金，裊枝啼露動芳音。春來慣自長如線，可惜牽腸蕩子心。」
直是七言絕句也。又如馮延巳之瑞鵲：

「嚴妝繡罷怨春風，粉牆畫壁宋字東。蕙蘭有恨枝猶綠，桃李無言花自紅。」
羅幕卷，鶯鶯啼處鳳台空，少年薄倖知何處？
每傷歸夢春夢中。」

直爲七言律詩也。

丙、離合五七言而爲詞者，如牛希濟之生查子：

「春山煙欲收，天澹星稀小。殘月臉邊明，別淚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取
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是乃離合五言律詩而爲詞者。又如蘇軾之鷓鴣天：

「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村舍外，古
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

此是離合七言律詩而成詞者。

丁是增減五七言詩而爲詞者，如溫庭筠之南歌子：

「搖盪低梳髻，連娟細掃眉。終日兩相思，爲君憔悴盡，百花時。」

此是增減五言絕詩而爲詞者。又如歐陽修之定風波：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依是好花須落去，自古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好事，惟有清歌一曲倒金尊。」

此是增減七言律詩而爲詞者。

戊填泛聲、和聲、散聲於五七言詩中而爲詞者。泛聲卽歌時將聲音引長之謂；和聲卽將聲音複疊之謂。散聲是曲譜以外器樂之吹奏。泛聲與和聲之例，如陽關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更灑徧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更灑徧客舍青青，弄柔凝翠色。更灑徧客舍青青，弄柔凝柳色新。休煩惱！勸君更進一杯酒，人生會少富貴功名有定分。休煩惱！勸君更進一杯酒，僞游如燕，只恐怕西出陽關，眼前無故人。」

此卽引長和複疊王維之陽關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而成之樂曲。至於散聲，如皇甫松之竹枝：

「門前流水竹枝白蘋花女兒岸上無人竹枝小艇斜女兒商女經過竹枝江欲暮女兒」

散拋殘食竹枝飼神鴉女兒」

又其採蓮子：

「菡萏香蓮十傾陂舉棹小姑貪戲採蓮遲年少晚來弄水船頭溼舉棹更脫紅裙褰鴨兒年少」

所謂「竹枝」「女兒」等，均是歌時加入之散聲，以定拍子者。古今詞譜云：「唐人歌詞皆上言而易其詞，渭城曲爲陽關三疊，楊柳枝復爲添聲，采蓮竹枝，當日遂有排調，如竹枝女兒，年少，舉棹，同聲附和，用韻接拍，不僅以虛聲也。」全唐詩注曰：「唐人樂府，元是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凡五音二十八調，各有分屬，自宮調失傳，遂並和聲亦作實字矣。」後來演變，將泛聲和聲，散聲作爲實字而成爲詞，如馮延巳之三臺令：

「春色，春色，依舊青門紫陌，日斜柳暗花嬌，醉臥誰家少年？年少，年少，年少，行樂直須及早。」其「年少」「年少」，卽和聲也。姑舉一隅，餘可類推，從略。

己，由六言詩嬗變而爲詞者，有直以六言詩爲詞者，如劉禹錫之謫仙怨：

「暗行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櫓，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村後村，獨悵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

有嬾變六言詩爲詞者，如李清照之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由上舉諸例，可見詞與詩，無論在寫作之情境上，或辭句之組織上，均有相似之點，故主張詩爲詞之起源者，卽以此爲例證。

(二) 音樂說

此說對於詞之起源所下之論斷，卽以樂府爲詞之起源。共有三說，茲分別述之：

甲、直認樂府爲詞之起源者。而炎武曰：「錄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爲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爲漢魏者，勢也；是則三百篇之不能不降爲樂府，樂府之不能不降而爲詞者，亦勢也。』」徐巨源曰：「樂府變爲吳趨，越艷，難以提揚，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於詞焉。」此直以樂府爲詞之起源者也。

乙、因樂府之亡，另加人新聲者。隋唐以降，所傳謠樂，惟清商一部，猶是華夏正聲，餘則西涼、天竺、高麗、龜茲等域外之音。流傳中土，雖唐人悉用律詩絕句譜入樂章，然其長短曲折，未必盡符。於是或增加泛聲，或延長音讀，牽強附會，補苴彌縫，然終不如順其自然，按譜填詞。由是詩遂變而爲詞矣。

丙、由於文學之趨勢而演變者。張叔夏詞源云：「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漢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迄於崇寧，立大晟樂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詞，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漫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紀昀亦云：「古樂府在聲不在詞，唐人不得其聲……其時採詩入樂者，僅五、七言絕句，或律詩割取其四句，依聲製詞者。初體竹枝、柳枝之類，猶爲絕句，繼而望江南、菩薩蠻等曲作焉。至宋而傳其歌詞之法，不傳其歌詩之法。」此點之主張，卽自東漢以降，五、七言詩依次發生，律絕體浸以形成，格律既有一定，變化則不易聞。因此樂工所歌詩人所詠，莫不自製異曲，別譜新詞，積久弊生，窮則反始。於是由樂府演變而爲絕律，絕律變而爲長短句，長短句一變而爲詞矣。

詩餘及音樂關係兩說，在形式上雖分作兩派，然其主張之內容，固無二致。詩餘之說，不能離開音樂關係，音樂關係之說，不能離開詩餘。總之，詞之起源至爲複雜，詩句之變化，音樂之譜製，均有關係。推源溯流，當爲樂府之變。胡應麟詩藪云：「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乎？」文體明辨云：「按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故詞之導源，雖接近於詩餘，而長短句之源，則爲樂府。山是以言，詞雖不直接導源於樂府，但與樂府有莫大之關係。良以樂府之興，起於歌謠，其後演變至多紛歧，或因古音失調，新聲代起，或夷樂輸入，夏聲淪亡。於是山樂章而變爲長短句，由長短句而變爲詞。逮元曲突興，詞之宮譜又日就漸滅，唐人燕樂三十八調，南宋末但行七宮十二調，凡十九調而已。元明之際，僅存九宮。現詞久不歌，作者按譜填詞，徒具形式。蓋曲既盛行，詞乃避席。此又爲樂府之最後變化。現歐樂輸入，古樂已亡，所可憑依，只在詞曲之本身已耳。

詞之起源於樂府，固已尙矣。至於詞之形式，究以何者爲嚆矢？有人以爲緣起於李白之菩薩蠻、憶秦娥。有人以爲昭自中唐之調笑及憶秦娥。然皆非也。推其源，其在六朝乎？梁武帝之江南弄、梁簡文帝之春情曲、陳後主之長相思、隋煬帝之夜飲朝眠曲、湖上曲、沈休文之六憶，均具有詞之形式。

至初唐而愈加變化，晚唐而詞乃成創體矣。

然則樂府云何？文心雕龍樂府篇云：「塗山歌於侯人，始爲南音；有戎謠於飛燕，始爲北音；夏申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不一概矣！……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雅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吳納文體明辨云：「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夫樂府之興，仍係歌、樂、舞三者合一，散有鈞、天、九、奏，及葛、天、氏之民三人參牛尾，投足而歌八闋之說。黃帝之樂曰咸池，帝嚳之樂曰六英，論語有韶、樂之說，傳有偏、五之論，此爲古樂。浸假而有三百篇，再演變而有九歌。項羽之垓下、割、季之大風，其樂府之漸乎？夫由詞之起源，推論至於樂府之變化，故知詞之源流，誠亦古矣。

三 詞之體裁

詞既爲樂府之變，故述詞之體裁，應先言樂府。漢武既立樂府，至漢明帝時，乃分樂爲四品，文體明辨，將樂府分爲九類，頗失諸冗雜，其較爲正確者，爲郭茂倩之樂府詩集，內將樂府分爲十二類：一曰郊廟歌辭，二曰燕射歌辭，三曰鼓吹歌辭，四曰橫吹歌辭，五曰相和歌辭，六曰清商曲辭，七曰雜曲歌辭，八曰琴曲歌辭，九曰雜曲歌辭，十曰近代曲辭，十一曰雜歌謠辭，十二曰新樂府辭。其分類之法，大體尙合詩輯，若按其性質再予分類，則可分作兩種：一曰樂府，二曰新樂府。樂府云者，或爲樂府本曲，或依樂府製詩，或擬樂府詩，或自製新曲。至新樂府，則有如郭茂倩所謂：「唐世新歌，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

至於由樂府演變之詞，其體制亦復複雜，大抵與樂府相表裏，其演變之跡可得而知者，據任讷詞體表約有五種：一曰散詞，二曰聯章詞，三曰大偏，四曰成套詞，五曰雜劇詞。

散詞云者，對成套詞及大曲而言，蓋具有音樂上獨立之性質，用以單獨歌唱，亦曰尋常散詞。蓋樂府之後，小令與大曲並行，由小令而再進化。宋翔鳳樂府餘論云：「詞之分小令、中詞、長調者，以當筵伶伎，以字之多寡，分調之長短，以應時刻之久暫。如今京師演劇，分大齣、中齣、小齣也。草堂一集，蓋以徵歌而設，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歌以娛客，題占席、慶壽，更是此意。其中詞語，間與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恆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觀之，適當一笑，而當時歌伎必需此也。原其始固先有小令，唐人樂府皆小令也。其後以小令徵引而長之，於是有陽關引、千秋引、江城梅花引之類，又謂之近，如訴哀情近、祝英台近之類，以音調相近，從而引之也。引而愈長者，則爲慢。慢與曼通，曼之訓，引也，長也。如木蘭花慢、長亭怨慢、拜新月慢之類，其始皆令也。亦有以小令曲度無存，遂生慢字，亦有以別製名目者，則令卽樂家所謂小令也。曰近，曰引者，卽樂家所謂中調也；曰慢者，卽樂家所謂長調也。不曰令，曰引，曰近，曰慢，而曰小調、中調、長調者，取流俗易解，又能包括衆題也。」徐鉉詞苑叢談曰：「一曰宮調，所謂黃鐘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調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此劇黃鐘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二曰體裁，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調名而有小令，復

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謂。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橋仙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醉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此爲令詞演爲慢詞之事實經過。至以「調」而言之，有單調，雙調，三疊，四疊，疊韻等。單調云者，謂詞僅有一段，如憶江南，搗練子等。前後段同一調者，爲雙調，如醉花陰。其前後段字數均同。三疊云者，謂詞有三段，如寶鼎現。調共有三疊，四疊云者，謂詞有四段，如鷓鴣序。調共有四疊。疊韻云者，乃將尋常雙調之體，用原韻再疊一倍，成爲四疊，如晁無咎之梁州令。疊韻四疊一百字，乃將晏幾道二疊五十字之梁州令加倍而成者。至以格式言之，則有換頭，不換頭，雙拽頭等名稱。所謂換頭者，卽後段之換首者，如滿庭芳。前段之首爲四字句，後段之首爲兩字句。換頭之詞，前後段大都不甚整齊，此其特質。所謂不換頭者，卽前後段之首不換也，如醉花陰。前段之首爲七字句，後段之首仍爲七字句。不換頭之詞，格式雖非必全歸整齊，然大都以整齊稱。雙拽頭者，乃三疊之慢詞，前兩疊短，而彼此句法完全相同，不啻爲第三疊之雙頭，如瑞龍吟。

聯章詞，據杜訥所作之詞體表，有一類聯章分題聯章，及演故事者之區別，所謂一題聯章卽祇